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二

寄李嵩毓中丞書一 辛酉

寄李嵩毓中丞書二 壬戌

寄李嵩毓中丞書三 壬戌

寄李嵩毓少司農書四 壬戌

與岳石梁大叅書一 壬戌

寄岳石梁大叅書二 壬戌





報岳石梁中丞書三 癸亥

卷第七十二目錄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五

寄李嵩毓中丞書一 辛酉

不肖儀書生耳何敢妄言天下事其收輯遺編  
蒐羅殘版以成此志者聊以備兵家之掌故傳  
先人之絕學耳乃蒙明公薦之於朝若可以救  
柔靡之宿習振荒落之末風備一日之緩急者



儀服之而慚念之而惕惴乎其無以當也然而  
知明公之意遠矣今 天子宵旰而二三執事  
所以深維遠圖稱中興之盛旨若有所歉焉於  
東事則言戰言守而終無保任文帥之人於西  
事則言鎮言靜而終無能銷弭大憂之策管召  
公之爲政也日闢國百里而今之二三執事自  
拜命以來拱手而授人數千里之疆此明公之  
所以心傷而欲因言以考人因人以責事存域

外之觀收真實之效以報 明天子之雅望耳  
然而儀非其人也但其志意迂疎必不肯使忠  
義男子出於他人之門勲名大業讓於他人之  
手自束髮以來薄操微植竟隨秋草以露零故  
庶幾假纖末之權聽龔瞽之策附青雲而聲施  
此日不能僭片晷之娛夕不能安交睫之適屏  
慾絕嗜矯情任算而不敢忘焉者也幸而遇明  
公其人使東西之事屬之明公策駑馬裹羸糧



萬里而相從矣若猶未也則請爲明公權其緩急今虜之氛雖惡然我之犁庭掃穴固難而彼之破關長入亦不易其不易者非我之兵力能制其死命而彼之內患未寧從古夷狄不除其反顧之慮而敢深入蹂踐其不敗亾者未之有也故度其事亦必兩三年之內方得爲所欲爲若西事則不然其動者雖一酋而諸酋之欲動無不淬刃彀弦以待且蜀一去而滇黔絕秦楚

俱震蕪黃荆襄之盜上可以應秦中之姦犯中州之心腹下可以順流而抵舊京合江海之大盜蹂江浙之區此其病在心腹非特胸背之毒也急勦此賊庶幾可以安中原而定亂心奴之所忌者川蜀之兵我得志於蜀則其先聲已可奪奴之膽矣然後移師以聲討雖廣寧已去山海已封而儀自度其聲力足以滅此醜而朝食然則蜀之事豈易言乎及今而圖之猶可計也



有民四十一集  
張制臺旣與明公有衣鉢之雅幸爲早計之俟  
二事之稍定明公當明農於野不肖雖操薄植  
微於諸家著述之槩字學淵源之微亦嘗奉教  
於君子矣操不律弄隄糜以從明公游不亦樂  
乎

寄李嵩毓中丞書二

壬戌

元儀謹啟前此涿鹿曾奏記左右想塵清覽不  
肖流寓舊京十餘歲矣北山山下有故廬一區

未爲風雨所圯仰藉餘蔭老母健飯感念恩私  
唯有流涕竊唯古之士大夫半繇薦引而登仕  
版故於所薦舉之人曰府主曰座主今重科舉  
故罷貳縣令以下於所薦舉者曰薦主其名雖  
異而其執門生故吏之禮則古今如一儀伏在  
草莽而明公薦之於朝欲使之任東事致以來  
當事者之嘒嘒而不顧則儀於明公不特舉主  
而且座主其執門生之禮於左右固其分也然



石民四集  
而未敢也儀之身尚伏在草莽恐以負明公之  
知庶幾一日得執鞭弭以從事則其服勤至死  
稟之聖訓有先無後庶幾稱塞萬一此儀躊躇  
不敢之苦心而或爲明公所鑒亮者也

寄李嵩毓中丞書三

壬戌

語云士爲知己死死亦何容易言哉士苟卓然  
自立則同風之士靡不影響前進及其階同儕  
推其業後輩溯其風所知其寧一人猥云死耶

彼之裂胸抉面辱身棄親而不顧者彼固有所  
自感於懷也介紹不必宣毀譽不能搖踈親不  
可間因其言知其爲因其不言度其所至此豪  
傑之士嘗有終其身而不遇其人者焉得不爲  
之死耶若庸劣如儀而顧乃得之於明公儀亦  
受教於君子矣亦稟血氣於所生矣敢懔惘焉  
如草木哉然而銘於心者不敢向明公言也明  
公無仇之可報無事之不遂無胸臆之難剖儀



何所効其一死唯有斫胸塗膽立不世之功名  
以昭明公知人之明而已而又不使之操戈執  
戟於行伍之內儀頗涉百家之學終其身爲逸  
民其著述亦可以庶幾千古其吟咏誦讀亦可  
以送日自娛唯每一念及非効命疆場無以報  
明公之知則中夜而起當食而廢者數矣明公  
終何以成其志使一見其胸懷得自効萬一以  
報明公不世之知哉

寄李嵩毓少司農書四

壬戌

前肅一言上讀記曹計日度郵當已徹明覽元  
儀雖困伏草莽然於宗周之慮未嘗不一日而  
九迴腸也忽見樞相出塞之疏不覺舉手加額  
爲宗社慶今日之成敗利鈍雖不可知而天下  
有大勢無拱手讓人之情理臣子有大義無悠  
游待斃之分誼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決之  
况於元老鉅公平舟之遭石尤碎可立待長年



三老愛其尺寸之力則理所不出也父母疾必不可起謝巫絕醫嬉笑以視屬纊豈人情哉元儀今日辱孫藍翁之知己擬授副將使護畱部竊不自安請効死前行以爲天下壯士勸仰唯明公申元儀之志以申天下之氣以自安其篙師人子之情元儀敢不少効尺寸以使知己得國士以報朝廷乎臨箋不勝仰亟

與岳石梁大叅書一

壬戌

昨讀大疏知廁名簡末不祥名字何足以玷壇上數語茅廬片言媿死恐死然幸辱知己古人有一言而許身况違衆觸忌不避親嫌加以品目告之天子苟於此日不用其言烏乎用其言言之無當不足計也昨賓客匆遽不能一語今請畢之永平設鎮奉有朝旨而逡巡未決者正以待旌旄之到耳今日職事守燕建二路二路之無可爲不待言也守二路終非明公之職



事亦不必言也則請言其大者大者則專任明  
公以守關然守關者亦難言矣關橫亘十有六  
里其分爲三門而胡騎直衝可以並轡而驅者  
七萬餘騎世以山海爲天地之險而不知於山  
之盡海之餘曠算甚焉則難爲守卽守關矣而  
全薊要衝爲石門牆子嶺等三十六處一處入  
則關無所用其守至一片石者在關之肘腋從  
而入甚易度夏甚近而大水峪石塘嶺去京師

不百里又不待言矣是難爲守使守關者不總  
全薊之事則雖有豪傑無所用其長今以經略  
主關而以總督主薊是朝廷尚且分責而欲舉  
二者之權一日而授之一人非有大力遠識者  
爲之主持不能也今旌旄至彼名實茂著權不  
患其不日重位不患其不日尊而機樞窵要之  
際不能不爲明公低回三慮也故專任以二路  
之事則其事不可辦不可辦則無可用其言若



專任以關薊之事則其事易辦易辦則無所用  
其言使權於兩者之間而於永平設鎮任明八  
以後勁使其分守關隘而聲援山海則其事最  
難然不可無說以處此矣夫所謂設鎮必憑地  
險今永平去塞口不五十里而城不據要勢不  
可守卽固守一城使虜循山而西城守之師不  
能加其一簇使創立車營當戰於關外苟虜一  
入關瀰漫不支車無所憑不能盡其力其法當

設險以爲車之憑此吳璘之急修殺金平第二  
隘也此險當設於申河申河去山不三十里去  
海不十五里使於此設城則石門一片石之衝  
皆在城外守關之師卽欲內潰而後有巖關示  
以必不得入則負嶠之勢亦可戮力一戰此不  
得已之謀求而庶幾於永撫之職事者也若欲  
畫地而守出永平一步不可則永平亦可設城  
其長可一百五十里以較秦趙之長城尚不能



百一今樞總之議皆欲設重關三四於山海之外夫如此則夾城也其費可以遠築夾城之勢短一潰卽俱潰雖十重無益也王公設險其來遠矣然今日之大敝在於人心不固人心不固在於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在於賞罰不嚴器甲不具分合無法而區區徒恃一城不可爲也然議者紛紛欲於關外築關而於關內設鎮關不足以益險而鎮又無險可憑權於二者之間則

姑爲此謀而實不足以博達人一噓也至於車之制度謀之熟矣古之奇智不足以勝之苟有心計之士明公肯假以專權則制辦演習咄嗟可辦而今未敢深言也非不敢言言而不試幾如兒戲夫人不言故言必有中聞之先聖矣惟明公裁擇主臣

寄岳石梁大叅書二

壬戌

不肖之受知於明公豈非夢寐不及之事哉世



講葭莩之末雖久且近然而平生過從一兩面耳乃卽揚之明廷雖言不售而儀之俗餘光者遠矣自吳關分袂聞於齊魯之間頗有戒心竊悔咎執硜硜之節不得同知己於患難未能明難進易退之義而先違見危授命之教撫躬懷慙何可言喻道路所傳言如蝟起及得樞相之疏始快然於懷往在舟次謂兩公之議論必合肝膽必照區區門戶不足以撼其大事之懷此

言庶不謬矣然渝關節鉞不以見屬而以京卿爲後勁豈有深意耶元儀棲遲吳會之間已卜包山之業謬爲南中當事所強欲使以副將將新兵護畱京嗟乎儀一稍讀書工文事之書生一旦使之兜牟而裊襠豈不挫英雄而灰志士乎然儀不敢受亦不敢辭不敢辭者恐譏處士盜虛名坐作聲價負名流之引拔不敢受者江南雖多故尚未潰敗決裂丈夫裂冠毀冕則冒



前登入虎穴功成則封侯不成則廟食耳豈能  
向福地貴人周旋唯諾耶且知已以三十年甲  
第官不配德猶身在危邊而始進之士反居重  
裊累幄之內此志士之寧死而不爲者也今恢  
復之議旣決則逃將必當一洗晦色開而天地  
霽鼉鼓震而怯夫奮儀寧披堅執銳爲明公前  
驅耳凡在軍旅皆將也但文銜則便於身耳使  
以盤旋帷幄之內坐觀成敗實所不能一軍之

文帥亦必高科之資格居之雖無赧容而世眼  
短淺且旣爲前驅無擇利害卽使兜牟襦襦亦  
甘如飴矣年來敗將孰非邀進秩而始出關者  
儀願一洗此弊先自儀始副將雖卑然此中旣  
有成論則移安爲危移易爲難卽中朝貴人亦  
或見亮屏之四裔以禦魍魎儀之罰亦止矣如  
以爲功名之會不肯相假則請以封侯之業讓  
言者自往此亦可明目張膽而與言也况儀受



謗之繇在於天心不昧違衆而言江夏之逆非關地里之近相遭而陷烏程之黨言必有根事亦有據元儀亦陳東歐陽澈之流不喪廟堂六賊者也樞相亦能知儀者今年福清書來謂高陽欲用子而恐不滿子之意不肖漫應之曰欲滿儀之意則高陽之鼎第福清之庶常皆儀所能自了不藉二公也今肯爲一弁且不望大將不望府銜尚猶過耶元儀雖至愚豈不知副將

之不可爲但欲索一善死地耳吳中高士求死不得豈此之謂耶凡赴關之人孰不辭丘墓別妻子儀雖無妻子而老母在堂幼弟未立顧瞻丙舍迴視墓田傷心斷腸誰可告語然而爲此言者實以世服國恩耻大難而不與七勤明詔當一死以酬知耳今天下士大夫縮頭戰色不肯爲之事儀一力自擔又不高售遠索以使人不可應如終不見許則非儀之罪也儀可以見



祖宗於天上見先人於九原卽耕鑿空山亦自  
謂無負明聖儀願足矣拜諸君子之明賜矣唯  
明公念之小揭上陳以便記室據揭作公移上  
之樞相可一言決矣儀已移家包山著述之事  
窮晝夜以料理先爲可隱以待長往南中之事  
以其餘緒略爲調劑亦不改初服以負本懷稍  
稍有緒足以報此中諸公之知便脫然入山可  
望不可卽斷不爲江南之福將以仰負知己也

肅函上瀆知死不擇旨耳主臣來客邵生者忠  
義男子也幸一拭目

報岳石梁中丞書三

自違慈範日乞南還督師公堅留不放且謂之  
曰使子飄然不唯我不能結子之局我并不能  
自結其局也移之幕中甫住數日卽隨東巡還  
駐前屯又奉命往錦州界一按形勢單騎直入  
虜穴始知深淺日在荆莽之間未及出書奉候



反荷不遺遠錫駢貺慙拜之餘殊怦怦也督師  
公於此事自始徹底原難兩手共成心之所許  
在於我公而機事未偶如付之他人同於一擲  
暇中嘗謂儀曰我今已有緒會使付之於人終  
必敗壞敗壞之日不免復來費力甚矣便當入  
告 皇上身肩此擔但於用人之際不許旁囂  
必有以仰報此其素志也近日寧遠築邊一議  
亦非欲割棄大半止守小局蓋以天下無百年

無事之日此關一立則京東增一障蔽後世必  
受其利乘禍敗之時可以一創永逸若奴之情  
勢已揆之極真制奴之形術已商之極熟元儀  
頃和督師公詩有曰醫閭一望俱吾土長白峰  
頭始凱還此固書生區區狂志亦知督師公實  
具此雅抱也舟師此所必資目下軍需器甲粗  
備戰車續至所乏者唯此耳故督師公一疏再  
疏望之甚切今還朝之日或有特疏明公先爲



區處以待其憂時盛心元儀終得奉此役可以  
藉手報知遇蓋此事得就非假車必不足以濟  
陸水之具不精亦不足以濟陸使稍收一臂之  
助此元儀隨地自効之小忠近日募兵爲害已  
甚此原募船而非募兵恐他人爲之未免有炫  
耀之心且途中節制實難恐晦督師公一片盛  
心元儀自揣爲此不敢負譏貽累耳督師公西  
還或在月杪明公相當瞻之薊永之間仰瞻不

遠尚圖先候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二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三

報馮煦水侍御書一 壬戌

寄馮煦水侍御書二 甲子

與吳北陽侍御書一 辛酉

與吳北陽侍御書二 壬戌

寄吳北陽廷尉書三 甲子

報羅澹妍明府書 壬戌



卷第七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六

報馮煦水侍御書一 壬戌

元儀一妄男子耳少而孤不能俛仰人世遂屏棄人事為迂闊之學長而通於舉業妄竊時名謂人間一第拾手可得恐一日附名兩榜得一官半職自竭其生平之愚遂不得竟生平之學



石民四一集  
故不以升沉顯晦爲感而一意於著述庶幾業  
之不就或冀其言之傳也今所刻武備志者乃  
其十數家之一也東事急天下之言兵者蝟如  
也而皆無原本故闖捷巧辯之士每以欺大人  
君子而大人君子生平不習其學嘗爲所欺欺  
而敗則厭棄之以爲天下人皆不足與也而懷  
用之士遂藐君父而資姦雄自進自退自貴自  
逃甚至懷無君之心而生卓敦之懷勢必至於

此故先刻此志以質之有道其言述而不作援  
古管以藥今人講實學以藥浮氣或可以救萬  
一也而懷用之士并簡藉而不揆矣有如楚經  
者其才氣似可爲也而義利之途不分驕盈之  
氣自恣至鷹大寄而咆哮愈甚蓋當時在遼之  
才實少出其上者故其心愈以天下士可欺也  
再出之時恣肆愈甚自明公諸人得罪而去箝  
口無敢言者故去年冬杪儀以藐書生拜疏論



列之知其不勝必爲陳少陽東市之行然而不  
悔也適福清會議之說起銀臺遂以附會宰相  
之說阻之而閔不上矣是時京塞諸公有欲用  
儀爲職方郎者有欲用儀爲待詔孔目者有欲  
用儀爲車營大將將薊鎮新添三萬之卒督副  
將三人以出關者今其人尚在位也儀皆力辭  
之非愛其身也是時用之爲職方爲大將議在  
於東爲待詔爲孔目議在於西東之不可共事

不必言矣西之總督使以書生與之其肯一言  
人哉儀雖不敢愛其身實不敢棄其身以博一  
官也入山以來爲長往之計一意著述而南冢  
宰渭南孫公不以儀不肖新添君子六千欲以  
儀將之力辭不得適有妖警恐又似愛其身遂  
請當前鋒正將出師而寇警緩矣今已奉劄蒞  
事募兵數足南司馬卽具題矣儀適有先慈之  
變雖在軍旅然本儒生安能爲吳起之事方斬



焉衰經之中而鼎函遽使至矣儀本妄男子以迂闊之學辱諸公之薦天子過聽而允用者九矣然實自度無以當也故卽南中之命亦與約曰使妖平則以此兵佐渝關苟欲爲坐守計雖通侯之爵不敢受也况於副將乎俟募兵足卽脫身空山耳今司馬雖許以其兵佐關上而司餉者議論未合故乞其緩題者正以兵不出關則儀當歸山耳今如明公者元儀所望以古

之人而不敢一當者也乃辱收之聲氣之未而隆禮溢詞以下辟如明公之論列必使之東出關西勦苗儀得償其素心又敢愛其身而不畢命以報知已報知已以報朝廷乎若復顧惜其舉業而必欲一第必欲爲顯美清要之職而自媿其兜牟是猶愛身以愛官而非明公之知儀儀所以受知於明公也但使者之至在仲冬之晦元儀勉襄先慈窀穸卜在季冬當春初之時



石民四集  
可以卒哭卒哭而軍旅不避禮載之矣未卒哭而棄喪禮所未許也幸明公成其忠先以成其孝是所望於錫類之君子也雖然儀已辱明公之知矣竊有請焉不亦可乎明公旣已知儀矣儀之所以爲儀者盡具於此書矣明公先疏聞其志意使儀之辭南司馬也有名不更善乎此非儀所當請於明公然昌黎有言唯其爲可言於執事惟執事而後可於言也主臣

寄馮煦水太僕書二

甲子

元儀受明公不世之知抵長安懇辭一官恐以騙官之名仰累明公知人之明也溫綸不允終以白衣赴邊繼蒙樞相爲題贊畫然終薜服從軍又將期矣去年於役關外極東潰以來人跡未到之地所以覘逆虜情形甚悉出入虎穴幾於先王楹而斃然不敢愛其死者恐以縮胸之名仰累明公知人之明也蒙樞相持達之知披



石民四一集  
肝剖胸忠義之懷真泣鬼神動天地而無奈議  
論紛於上觀望起於下故儀不敢避忌而以身  
當萬死今之欲撼邊事者且以聽說客之言播  
滿人口矣天不欲平治天下亦至於此儀復有  
死所乎儀以此名而死可以從岳武穆諸公於  
地下以仰報明公但儀以募船之後遣往江南  
不得已之故詳小揭中容儀了畢此事必能一  
洗前人之弊且分外擢節以仰裨公家萬一但

言  
恐殺武穆者必以募須有先授指於江南北當  
事使未得就而陰加以必死之罪耳天乎又何

與吳北陽侍御書一

辛酉

不肖儀好氣服奇侈談騎射五兵之用仰觀輟  
夜不休望氣所異不遠數千里跡其故養繇基  
徐洪客之流食滿座子桓之手搏孟德之舞搆  
日津津不休愛我者戒之薄我者指之而楚之



友未有非之者此書之成乃嘗行於楚而得寓  
目於明公及明公至長安不肖儀無半面之識  
一人之先容而卽辱明公左顧而惠臨之猶以  
爲撓歉之槩略而忽見啟事憂來事之難寧知  
當局者之不足以辨而謂必其人如某某者一  
出之可以救寧乃指不三屈而卽及於不肖儀  
儀之好氣服奇雖不詭於大道然蘊藉亦有涯  
矣何足以當之而慙死雖然士激於所知使終始

之有成於楚也鄼侯不贊漢王以東面之事責  
之於信信亦有淮陰之鈎竿聊以自娛何必強  
與人家國事犯背水之危趨下齊之捷嚙指忍  
死於井陘狹道之間至於長信之會以其身爲  
顯戮而終不尤恨於鄼侯何也鄼侯之知之者  
深也今明公之所以知儀者不淺矣而縣官之  
於明公尚未能如漢王之於鄼侯也儀安得冒  
干進之嫌畱連而不引去去而不速速而至卽



石民四集  
一面辭知已而不可待耶然釣竿有緣終忘情  
於斯世而不能忘感於明公此今日之雖困頓  
於車塵馬足之間而不敢不留一言以寄謝也  
唯是儀身隱矣而東事之憂終大儀世荷國恩  
者也於義不能忘豈唯不能忘東事而且憂西  
事之日蔓也主東事者一疎略男子耳而揆樞  
之地皆倚以爲長城徒知楚之不張而不知齊  
之不競一旦齊楚盡而兩男子者一身死耳其

如國何然其心力固無能奪也卽用一人焉與  
之共事而薰蕕不同器鋼鉛不同鑄無能爲也  
庶幾得一人焉贊西征之事使蜀寇速撲而秦  
楚之內禍不生移其威以東向而秦汝寧之績  
以無負明公之蓋志此儀所身雖隱而不能不  
望於明公者也臨書惘然

與吳北陽侍御書二

壬戌

元儀謹啟古人以知我之感比於生我每披卷



石民四十一集  
及之以爲一時感激之言耳今觀之殆未爲過也元儀一妄男子徒以韓小國也張開成父子祖孫皆庸人也畱侯猶不忍見社稷之亾滅祖父輔相之勞必欲一報之當沙中一擊時豈復望爲帝者師哉况元儀之祖父位雖不及上大夫而世以文章勲業爲大國望族今社稷之危有若纍卵使四海騷動若元儀輩者豈能食人之食哉故姑致其螳臂之力亦庶幾沙中一擊

也報 主有懷酬恩無地長鋏將歸風塵滿目而明公獨於不識面之中物色其人辱先左顧語不終席而薦剡已登矣且以犁庭掃穴逆照數計非逃撫之所可爲而欲屬之妄男子元儀何人仰累知人之鑒亦至於此然竊思之當是時王撫復於外樞揆之地莫敢搖之耳使從明公之言早召之還則元儀亦可出也出則雖以渺書生從大將之旗鼓可斷不使廣寧復失渝



石民四一集  
關震驚六宮有遠狩之心百官懷鼠竄之慮也  
元儀知樞揆之不能任故力辭而歸并造別未  
及面其不能待者正以不可則止而濡遲是自  
媒也故寧負疎節於公門而終不敢以辱身累  
公門也自廣寧一破臺省大僚又踵明公之言  
交章屢奏致厯明旨促部速用兵垣抄叅令加  
禮聘使者抱檄而南履鎔於道元儀力辭而不  
敢應何也當是時人以奴旦夕入關故不遠數

千里而召一渺書生耳迨其至彼而已知奴之  
伎倆必無所用之大敗之餘恢復之策必莫肯  
建不言恢復而欲使壯夫屈晉以從軍所不能  
也故逡巡不敢應而妖賊已四起矣渭南孫公  
掌南樞事爲畱都之計欲集君子六千使儀以  
副戎之銜爲大將將其軍其聘劄之辭甚懇今  
渭南雖去而後之當事踵其說使者督郡邑郡  
邑相督促無虛日蓬筮之下正驚羔鴈之盈辭



命不允幾作踰垣之避矣儀豈敢辜先輩之盛心哉以妖賊正急時儀請當前鋒而諸公斬兵不發及妖賊將靖而欲用一將坐鎮華縵之地張虛聲而靡國儲此非渭南之心儀年未三十筆不秃研田不荒取人間科第亦本分內事止以國家之急故不復顧其身而欲使之爲太平將豈素心乎旌節在淮揚正欲走候而徵書已下今欲走三楚叩玄亭一申謝悃又方有辟命正在遜辭未可遠出敢專一介先申悃款國士之知自當爲國士之報區區言感言謝俱非儀所敢聞於明公者也主臣

與吳北陽廷尉書三

甲子

元儀年纔三十筆尚未秃長鎗大戟雖不見信於世人縈繡雕虫或可無慚於已乃捐身絕塞九死不顧者以不敢負國恩負知己耳今以非文非武非進非退之身處不戰不守不勝不敗



石民四十一集  
之地如此似用不用似信不信之人何能見尺  
寸於天下耶行出關矣仰長安愈如天上知己  
如公終始何以拔之

報羅澹妍明府書

壬戌

嗟乎羅先生已爲兩榜人宰劇縣天曹言路在  
眉睫間今人之事縣令勝於事父母今人之畏  
臺省勝於畏君王兩榜人之自負十四篇文字  
忘其披髮赤脚唯恐不得之心而護愛之如秘

籙天書又安得有羅先生者獨知有茅郎惠之  
齒牙哉元儀十三應秋試幾得而詭失之僕僕  
於此十七年餘向之同爲披髮赤脚之人有踰  
卿歷公者常睨而視之居然別一天不覺其啞  
然失笑也俯而息之我十七年之僕僕不得者  
而彼已得之其宜敬畏如何又逡巡不敢通一  
語此所以與平生故人亦疎闊不自意有不識  
面之羅先生惠之齒牙也雖然羅先生不知耳



儀已非名場中人矣 神廟御曆五十年天權  
不明者三十載而郎星當之今其光耀移於他  
宿郎且有災使人享其盛我承其危專愚之子  
不至於此故元儀禿其筆鏡其研荒兩年之耕  
而置豐歉於度外良有以也然官不可爲耳自  
開國以來寒宗世爲湖之望族先始祖棄藩鎮  
而隱故子若孫俱以隱自矜至先大父而一變  
其志業稱海內文獻亦六世百年矣祖父而下

登華省者非一人羣從相聚筭亦幾滿牀最不  
肖如元儀蒙特眷之詔蓋九下矣官雖不爲而  
此恩可不報乎士有償一飯之德酬一言之知  
殺其身而不顧者况如儀家殊恩異數奕世累  
葉留侯祖父五世相韓身一布衣耳元儀豈爲  
身少一第遂得非晉處士乎士患不肯報恩耳  
肯報則楚王食馬之士晉卿桑下之餓夫皆可  
以自見豈如儀者遂不逮之乎今之談兵者非



坎軻不能達卽窮愁無以聊若儀年未三十人  
間科第度非分外事真可已而不自已者方自  
咲其愚又有如羅先生者處今日之地正人閉  
口籍舌唯恐不遠之日而亦有遐心焉足下豈  
今之天曹言路哉然天曹言路以人而輕亦可  
以人而重使君之爲此也在睫下矣爲之而使  
之重非使君安望哉元儀加土木以文繡方懼  
其蹶也無殺身之地附青雲而聲施於明公有  
厚望焉於次公之便率率附此拙刻簡帙重大  
者不敢累行李一二小著述聊以見梗槩可也  
狂書生祇有不怕死三字千言萬語不能加毫  
忽必爲明公看破大咲而擲敢先自拈出合并  
何時臨書耿耿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三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四

寄楊大洪副院書甲子

與董崇相太常書一辛酉

寄董崇相太常書二壬申

寄董崇相太僕書三壬申

與董崇相少司徒書四癸酉

與錢受之編修書巳未

三



與沈幼玉侍御書 巳未

卷第七十四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十七

寄楊大洪副院書 甲子

方明公在言路時舉世仰望丰采儀以受之兄  
因緣可以仰通下執事而未敢唐突者踈賤之  
道宜然也微聞明公齒牙常有茅止生豈以受  
之兄乎亦別有所察耶受之方悞於儀明公又



何爲而悞所悞苟非然也又何足以當齒牙者  
中心懷之而已昨歲以來泰道始開秉鈞藉倚  
儀又以寄命危邊託身開幕不敢仰通下執事  
今于役江南有迫切至情非向明公則亦空剖  
心肝數片肉耳故敢畧陳左右儀嘗春在寧遠  
中外欲肆諸市朝今如得弗以意爲誅弗以先  
爲阻弗以欲摧幹而事於枝弗以無可摘而故  
溪文此世道之幸而豈儀孤踪弱植之所敢望

哉雖然幕府方以激而成剛世路方以忤而釀  
聞主待公論端在明公一人闔鎮志士無不陰  
仗明公以自白其赤衷况儀素辱齒牙爲明公  
所懷其不能而矜其志者耶道出潞河不敢晉  
謁齋沐奏記心骨慄慄

與董崇相太常書一

辛酉

往辛亥壬子間晤友人唐宜之謂往者戊申之  
役不肖儀遵先人之遺戒散家粟萬石同鄉之



石氏四集  
大老有怒而訾之者先生乃奮袂與之爭聞而  
爲之泣下然無繇見也及今歲而始識之蓋十  
年間之夢寐精神以爲無日不奉教於君子矣  
遼事不足以禍天下而辦遼事者欲以邀榮卸  
禍遂爲徵兵徵餉之說使庚申辛酉亂如麻個  
個兒孫不在家之妖讖符合沙印 祖宗櫛風  
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薰陶培植之人心一  
旦喪於一書生之手不肖卽孱弱不知死可避

妄言之而無諱乃不意朝案崇察之內有如先  
生者亦極言之而無避儀欲爲陳東歐陽澈之  
爲而竟隱默以歸者以有先生在也今元老持  
之不堅而紛紜雜出之論蜂發無旣其不以殘  
疆而拱手授人不止也儀歸矣使朝局終不變  
則被髮左衽我知其不免採北山之薇彼何人  
哉受先生之知深必不敢負也但願 二祖  
十宗之靈默啟聖明使先生切骨透髓之言得



鑒於宸衷則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儀行矣竊有嘵嘵焉以附古人贈言之誼今登聞鼓目陳東搥破無復有補置者大銀臺惡人之善言如聞父母之名况於犯時觸忌者乎此儀之欲求與東澈同死而不可得也若先生則貴矣管之告於相欲轉移於無形也相不能主則告之於君君之聽國之靈也君之不聽禍福無避焉此古人事君之誼竊於先生有望焉雖然儀嘗告之相矣此事當論是非而不可分左右袒欲言經臣悞國當誅之罪先言撫臣才短不足任之實不然言偏而無功萬世之口實也願先生畱意儀去矣而嘵嘵不休者受先生之知深必不敢負也

寄董崇相太常書二 壬戌

昨者臨岐修牘仰辱批荅諭以出處之義聖賢維世之苦心感佩之餘涕零交集嗟嗟先生不



肖自童子以來毅然以天下安危自任其所欲  
拯溺救焚不憚軀命矢之夢寐質之青旻敢一  
日自弛而於今日宇宙圯傾江河倒流乃忍負  
廟堂之知愬焉委其身於草莽耶然而固有說  
也國家功令漸失 祖宗立法之意卽如薦舉  
一路宣正而下蓋寥寥矣卽間有一二非以德  
業收望卽以著述名家俱所以點綴太平未有  
實與家國事効尺寸荅深恩者也儀不肖辱諸

公薦之於朝所以待之之禮亦云至矣然其優  
在於官爵而不在於事權盡諸公之所見皆不  
過使以叅謀而已夫叅預軍事士之幸也儀何  
所言然王粲有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唯  
有可共功名之裴度而後韓愈得盡其職於行  
軍司馬卽不然而有肯竭死力之張浚而後劉  
子羽得畢其忠於叅謀軍事今於二公皆未見  
其人則儀安得不筮天山而得遯處猷畝而樂



堯舜之道哉今藉宗社之靈頃者會議經撫得  
明公侃侃之言聞之於世雖不盡行其說而春  
秋之義凜然在於萬古今更藉宗社之靈得使  
明公爲晉公之事則儀雖不敏欲銘淮西之功  
當今之世未敢多讓也不然苟明公必責儀以  
忘世負學則於東西二事或假其一屬之偏師  
多則萬人少則五千不敢卽叨登壇使稍優體  
貌不至爲二三書生所制雖改服自辱亦所不

惜必能出一奇以報國家使明公知儀之拯溺  
救焚不敢自弛雖屈身而不惜以庶幾無負所  
學無負明公知人之鑒歸臥一丘曾不作長安  
書但以明公責以大義敢畢其愚如此

寄董崇相太僕書三

壬申

自先生拜命以來元儀日伏溪林無繇以客郵  
通然感知懷報雖土以爲腑木以爲骸亦不能  
頃刻忘况元儀鬢眉生動顏如頰氣如虎者乎



屯田之事元儀之素學先生主其政元儀不得從命也如何今南冢宰孫公欲以元儀爲大將將畱都士卒以護豐鎬儀竊不敢任也何也元儀沉酣藝林二十餘載矣使不得與明堂清廟之議亦可下澤車款段馬自娛鄉曲稱博士老祭酒何至毀冠裂冕兜牟而襦襜使毀冠裂冕兜牟而襦襜則丈夫縱不敢遠冀古人豈遂出耿恭陳湯甘延壽班超之下而遂如庸弁巧吏

營營於江南一片地如臥閣重閨空敗人氣骨耳願先生憐此志爲從臾於當事使得充前行致身隕命得其所死客有張畱者奇士也因以爲鄧

與董崇相少司徒書四

癸酉

儀嘗言熊撫軍去閩則必一大變不變一亂也變一大亂也不變之禍遲變之禍速然古有速則禍小遲則禍大者此獨不然今其事皆驗獨



不禁通諸夷則閩必淪爲夷然其禍遲不禁通紅夷則閩卽淪於夷其禍速鄭芝龍旣歸正何不可收爲用熊撫軍倚之爲腹心藉之爲重輕此禍之爲始也今一旦薄之欲以解紛又一旦厚之厚之矣而其通紅夷之事明告朝宁使終藉芝龍通紅夷之市以安閩則芝龍有閩矣使紅夷不得通市而使芝龍明負通紅夷之名則與閩芝龍矣明公何以策之儀閩戍也不敢忘

關事幸明公惠教之

與錢受之編修書 巳未

去冬杪謂可命虞山之棹傾領玄屑數日俗拂水作鼓吹致足樂也不意他事畱滯又道一番好夢境耳方今國事至此雖張高復起亦不能收萬全之局而向來倚毗如此近日推轂如此微仲之勲伊誰望之今天下之事不止於遼而譚者所謂倭奴土司海寇鄉賊皆不足當遼一



石民四十集  
指可憂甚大而所憂甚小其應慮應防之事卽  
聞口及之亦如請朝講請郊祀實無必爲之心  
聊作虛設之語上下如此豈真欲以事付之天  
乎海濫尚可瀕防鬼祟亦可呪制民心合則大  
分則小英雄興則霸王困則匹夫耳乘其分而  
將合困而未興之時此雲夢所以擒淮陰也何  
竟爲全一身一官而使三百年金甌無缺之天  
下付之一擲乎况天下之亂必有嘗受其禍者

今之嘗受禍者卽保身保官者也何也彼徒畏  
而不能爲決愈畏則愈戀愈不決則愈久於位  
禍在日夕而彼之僥倖亦以日夕計此王建之  
故智也士大夫爲兒童時讀史至此無不啞然  
笑者而今竟蹈之可嘆也卽以遼事言之豈真  
不可爲者古之北狄敢溷中華未有不先清部  
落絕其後患而得一意自逞者今不乘北關未  
併宰賽二十四寨離合顧盼之間爲犁庭掃穴



之計俟其從容暇豫事定局全一舉不退此時  
悔之晚矣韓馬在關西孟德尚爲牽制彼酋何  
人敢不顧晉尾乎我師兩敗而奴不長驅其剛  
驗也今不得其故而輒曰始畏我師之尚強繼  
因彼師之亦敗嗟乎張帥旣殞全遼無主劉杜  
喪師彼氣十倍而顧曰云云者此不可以欺兒  
童婦女而士大夫顧信之不疑可嘆也往庚辛  
之間熊直指盛言奴事之急福清亦聽董吏部

言爲之增兵增將庶不失綢繆之意繼而數年  
無恙士大夫相率而言曰奴老矣富矣彼之子  
女玉帛江南巨室不可望十一何利而復及乎  
夫老而不反吳淠之社稷與漢俱長可也富而  
不反則一隅之地貂參之利何如天下之所有  
人情苟旣富而不求則今之世家子弟仕宦不  
復有貪墨之聲而陽翟大賈安坐而不復經營  
矣今日下暑盛馬疲奴方養銳而西虜亦困頓



不支姑聽款而去朝廷之上聽敗將之覬免俗  
北關之妄傳以爲奴人病天妖無復置慮虎宰  
諸酋雖非淵勒之儔然狼欲無厭已驕之子難  
爲其母今之飽欲而去正所以召溪秋之大舉  
使九十月之間東西交發不知朝廷何以支之  
而禁軍十萬都城守具遂付之誰何之人用人  
如此兒童無不咲之而士大夫意有所爲悍然  
不顧可嘆也宰相失其道揆勒自盡可也尸之

市可也夷其族可也古已有行之者矣今使之  
匍匐稽顙於闕門匝月而若罔聞匹夫如此而  
天子不聞亦前古所未聞也况已曰元輔元輔  
乎此老庸懦悞國固在漢唐宋衰季宰相之下  
而朝廷遂創此破格之禮以待之猶覲顏不死  
其志在溝瀆匹夫婦之下也如此施爲而天下  
始大亂亦千古之創局也而况僥倖其不亂耶  
可嘆也吾兄十年沉晦此第一種識力十年講



究亦第一種料具九廟有靈實式憑之願言自  
愛以需其時元儀世荷國澤酬恩無地又恨十  
一二以來卽知我生不辰胥及淪喪頗畱意一  
二而猶以二親之故不能除早進一念泛泛於  
舉子之中坐失山中之靜業世固不見用而亦  
未免淆用世之神徒以少好任俠知一飯之德  
不可忘何況主恩繼學大乘知生死如轉輪絕  
無繫戀慨時三嘆不能已已四顧廊廟山林無

一可道者聊爲吾兄吐之不復自知其言之過  
也因張把摠之奉謁一託便風南中十數萬之  
衛卒至世廟而若無一人矣故始有振武營  
之設皆浙人也二三十年以來爲其將者張氏  
兄弟四人膂力皆以千觔稱而又廉愛且其鄉  
人願爲効死力長者已物故第四曰應豹累薦  
將擢守備以遼急姑以千總援遼今死王事矣  
次應虎其子亦以把總死遼叔應麟力更勝於



兄弟而敢直亦如之昨歲以補營兵事失將心  
并把總而失之去歲徵兵時張氏叔姪例不宜  
行而營卒囂然非張氏不服故大司馬勉而遣  
之今兩人者殞死沙場其家亦不負國矣而應  
麟者尚必欲一出聞尹澹儒職方募泐師若爲  
官擇人無如其往但以今日之時而使之出實  
勸之作忠臣義士而非獎之亨通吉利也然其  
志則壯矣使過謁吾兄吾兄察其可自不吝一

言也應虎以子之故亦欲一出第力阻之子在  
父歸軍之法也可使父踵子而死乎但亦同來  
謁故并及焉獻徵錄一部寄上不吐之私秋初  
罄之

與沈幼玉侍御書

己未

違道範者雖久從大疏中領略精神如日奉教  
言也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朝決裂旁觀者皆束  
手而不言當事者且欲因之以爲利一二敢言



之人能任之人終算爲之鼓吹若不得明公一  
二疏直足消壯士之氣已今雖非無事之日然  
於朝廷終爲膚癬肉疥幸明公在外無忘於內  
明公報命之日恐正國家有事之時所以應卒  
之道願明公預籌之也天下事必當與天下人  
共之能與人共之人卽爲冠冕衆人之人明公  
但擴引賢之念天下事何必盡從明公出乎亦  
孰非明公出乎湖中喪亂之民止於一人失馭

閭里騷然釀亂之端灼如觀火而當事之人徒  
以門第囁嚅明公造福東南卽培植國本豈爲  
一家一人之感但代之者苟非其人則善後補  
劑未易爲力更願明公陰庇之耳不肖世荷國  
寵酬恩無地悠悠租稅之間坐觀離黍之悲實  
所不忍唯有僵卧溪山以需時之平苟明公執  
樞之日或葑菲之不遺亦不敢自愛其愚若今  
之令典欲以常格取士士苟有富貴之懷亦只



石民四十集  
得俛就之耳皆非國家三百年之所養也羈身  
白門未得躬展衷私敬專一介并附素縑家第  
不辰失此佳耦今幸再附絲蘿但止能調弄筆  
墨恐季世無以自拔仰望二天與身俱永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四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五

寄曹能始觀察書一 戊午

寄曹能始觀察書二 癸亥

與鄒彥吉觀察書 壬戌

寄湯霍林祭酒書 戊午

與馮元成大叅書 癸丑

答屠田叔太守書 庚申



石民四十集  
寄湯若士儀部書 甲寅

報朱大復比部書 丁巳

復韓求仲殿撰書 丙辰

卷第七十五目錄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十八

寄曹能始觀察書一 戊午

元儀自爲兒曹時一識先生今已二十年往矣  
先人見棄之日辱承撫唁旌旄駐蜀之時復煩  
遠懷十年以來音問遼闊非敢自外也竊以藝  
苑自七子汚濁之後得先生一起而振洗之使



後世復遇開闢伊誰之功然有其啟之必將終之今志士未成而先喪弱夫策步而不前似智竊慧之人又從而亂之挽回風運仰佐始勲儀以爲此後來之責也儀雖不敏竊有志焉故欲成一家之言始以質之左右而十年以來愈進而愈見其難故皇皇不敢也今友人傳遠度過閩將謁先生遠度異士也先生必識之遠度之友爲不肖儀天下之所知也亦或先生之所聞

也先生能無訝其無一字之及乎然於其行也欲爲一詩投贈先生申此積懷而終不成非不欲成也以數詩不足以盡不肖先生姑許其三年淹盡出其所著雖不足與其進也而或以成志士之志策弱夫之步軀似智竊慧之倫以終先生之大成或亦儀之所不敢讓而士屈於不知已仰於知已先生或未知不肖不肖必其見知於先生故不敢隱其愚如此惟先生鑒之至



存民四十集  
於藝苑之業詩其小者耳先生姑與之言詩乎  
抑將廣而旁及乎唯先生之意而儀竊未敢自  
信也主臣

寄曹能始觀察書二 癸亥

甲維烈行曾附一函或已達記曹儀身在羈縲  
日困追攝然鼎上之雞終不憖燖羽猶慮失晨  
以負豢養每見撫脉旣斷奴雖至弱亦不能不  
逞以自壓其衆而我所備者自遠及雲中可三

千里竟無一可恃齊寇之患患在合島今島衆  
思叛如渴馬赴泉冰泮春融無不合賊之理中  
州流賊轉展將至魯界曹濮之間所謂五寨十  
八營者無不人人思合劉香老一入溫州殺戮  
便十五萬旣去之後浙中如無其事恐區區十  
死不死之身惡者不能殺終爲亂賊所殺平生  
料理此事亦十得二三一無所効其力日擁書  
抱膝作書帷小生一旦同匹夫匹婦身膏草野



石屏四集 文音  
良可痛也隨時補救一身之事唯有教生者以  
習餓習走葬死而未入土者耳小兒近讀五經  
將畢殊不足喜頗能弄弓矢習馳驟較之曹子  
桓雖遲五年猶未爲晚先人幸久安泉壤獨先  
姊之節於董者其家無禮以乏嗣久置之近得  
合敝羈諸巨公之力與之力爭遂得祔於其天  
獨念先姊少年割股療夫承先生長詩之贈已  
灼耀千古今幸始終完節望先生爲立一傳使

終於不朽敢走使專懇其家更無人儀雖患難  
中不忍不任之殊愧潤資菲薄或不見責於有  
道耳近著何書選詩竟未山水之間近得何樂  
友朋後輩所得幾人浮山堂泉石無恙石倉曾  
否點綴幸一一教慰夢魂之中猶在橫塘森軒  
之間也

與鄒彥吉觀察書

壬戌

元儀早歲得從先生游聞文章之遺旨退而三



復於鬱儀諸集以知文之規矩準繩如兵之部  
伍行隊跬步不可越少時狂逞之息靡麗之言  
始一約於則浸淫十年而於文家之窾要稍得  
其津涯以爲萬類之內俱不如人工此末技以  
無負先生之教庶幾成一家言以守其先人之  
業遭世多故扼腕言兵捫虱談事亦不過以天  
下功業勲名必出於聰明男子聰明男子必在  
文人墨士之中欲人同我之求其實學無惑於

荒唐之說拘於文弱之論而使藝苑之內遂無  
勲業世人不知以爲能言者必能行遂強之兜  
牟而襴襦白面書生妄備大將之選咕嗶之士  
忽登新築之壇南轅北轍奴織婢耕可立而殆  
也天惡用違其才降之重罰以爲殺其身猶以  
保其名又無奈其未肯踰節也當妖警焱突荷  
戈執爰之時奪其慈母使之兩節俱廢身名並  
隕儀本儒生何能爲起也之事跣而奔遇哀訃



於途而終天之恨已無可奈何矣日夕奄奄唯慮死而無顏見先人於地下未敢竊懷生之心以圖再試其鉛刀也但儀亦早歲從君子游者也顯親揚名付之逝水矣用違其才宜干天之罰若其藝苑之故步則束髮而從事者也大人先生豈以其側弁而短袂遂棄之乎夫側弁而短袂此可見外於尋常摘句之儒耳而非論於能文立言之君子也能文立言之君子則顧其所爲自成一家者何如耳豈皇論其它哉然則儀之顯親揚名之道猶可冀先生之一傳以自釋而甲於重泉也然其自成一家言者實有志而未逮先生又得無終棄之乎然先生大人君子也必有以處我矣不腆荒敬聊以表意猶執其藝苑之常禮而未敢以沓拖白薄也但簡亦甚矣唯先生憐而許之幸甚

寄湯霍林祭酒書

戊午



不肖產於湖而先生產於宣今古沿革不一故  
兩郡或分或合然譚者率曰宣湖則固東西隣  
也不肖之畱連筆海恨悵詞園者十年往矣而  
正值先生躡坵執盂會車割耳之日非不欲謁  
子將以開名造茂先以勝譽而乃裹足而嗟撫  
綏而止者以誤落名門久遜寒素竹馬未知名  
於郭伋羊車不見賞於王澄而又無撓陸摧荀  
之實學龜林鹿野之雄談徒以粲星貝氣自矜

文塚之光取青媿白量擬穎生之傳竊逡巡而  
未敢也癸丑之秋浪跡長干偶有行卷贄世又  
爲噫歌繁操以導其端不謂同人傳播悞點秦  
銅夫以小虫水草之具齧吻澀齒之味而乃以  
裂縮九賓宜罪筆庖以飽龐腹而反曲荷旁招  
頻邀殷僭夫輩石之流久瞰少師之室而晚年  
汲按又及定忠儀非其人敢膺其遇故又伸屈  
兩火逮及卯春始共鄒生仰通私淑不謂未協



合襟先分岐駕遂致玉彩子雲執圭徒璞鸞鳴  
填耳攬羽無形火驟風馳於今三載夫橋公李  
生祇以一言不爽流藻無窮而皆得之以面覲  
非徒託於枝言今儀仰報知期方孤航於野渡  
而仰瞻型矩又壘塹於千山旣沐杼詞心搖神  
悸

與馮元成大叅書 癸丑

天下有奇人有奇遇有奇文三者失一則速朽

矣亡姬非不肖則遇負人不肖非先生則文負  
遇然三者皆不以意得之戊亥之間不肖夢中  
無亡姬逮乎今日亡姬在洞府亦不意得辱先  
生也先生旣慨然任之不肖與姬皆託命於先  
生雖然先正有言腐遷而後史之不及千古也  
文固然矣人亦無可並者則先生亦得無有意  
於兩人乎小傳出於病中一理往事種種公案  
不能破不知所以修詞然政無意修詞故其情



繁而真其事怪而確亦稗史之可徵者必不敢  
駭世以慙媿累中郎也

答屠田叔太守書 庚申

浙東西以文學世其家者儀之宗亦附高門之  
後若兩家之締盟結契後先不一又不必言也  
固當我世不得晤田叔先生亦後世之耻也乃  
以懶習成性不得一渡錢塘卽尺一相通亦致  
長者先之媿甚然以此見長者之冲懷謙德何

所不可不肖千秋之業不敢諉於力以爲先人  
羞然肩土塞宣房鎔錢鑄九鼎未有涯也何以  
辱長者非分之獎若其引之若其勵之不敢辭  
矣不肖又竊念吾兩氏不特以文學名而兼之  
政事然有政事者未必盡文學有文學者或未  
及盡見之政事也竊以此爲先人唏噓故自志  
學以來不欲爲無用之儒然念先世之文學專  
門者俱能政事而天不使展焉知今日之所務



又不可爲後人之所憺乎然能而不及爲憺之可也爲而不能將奈之何卽不爲而不能亦僭造化以藏拙君子所耻也故日業業而不敢怠然於文學未免滑其精矣三十不足二十餘一事無成亦職此也恐長者之不知其深而但見其劣故言其衷曲如此長者得無以旣不工又爲之辭耶襍稿及近詩附覽可以見其劣矣

寄湯若士儀部書

甲寅

不肖儀之先人得附先生同譜因得以父行事吾先生然少孤不爲鄉里容躡敝履披短褐遨遊於燕趙齊魯之間有司功令見迫不顧面甲獻書求售一遭鍛羽歸臥於五湖之濱病骨不振往來秦淮楓江之際旣而登華陽遡長江徜徉於吳越之會然皆以病不勝也藉賓從以翼遂視江以西如穴處而望九垓使東西南北之人幾同幽閤之處女嚮往景仰之私如矇目之



小兒父執父事之誼猶胡越之男子儀其非人哉然不肖固無日而不問業於左右者也本朝文苑從歷代之後追踪往咎而一二濫觴遂使老女施鉛懦夫披甲剪綵作花纍石爲岫極弊之際非得吾先生一振其末是使劉石久據幽并胡元永雄夷夏也免左衽之嗟見漢官之盛伊誰之力乎而先生又早謝塵環玄棲世外畢其力以開後學不肖儀世荷國恩自揣所負卽

異日者捐軀喪元未必能仰報萬一數年之中將揮手入山勉圖一二以成一家之稗史以報國家而不肖之軀因得以自全自適執几杖懷圖書從先生於匡廬麻姑之際先生其相許乎因建武劉叔夏之使草附一言并呈蕪辭以抒積息不罄之衷當俟病間其長跼以請益

報朱大復比部書 丁巳

驅人道路間未得時造請辱札教并諸刻之惠



肝腑間皆作貧兒驟富相豈特輝潤一室耶獻  
徵錄自是史底豈足稱完書至其去取自任新  
裁以史法衡之恐中窾亦寡摠之始務於博不  
無溢收終嫌其浩不無慳入徇交則不計名時  
近或奪於釁雖頗効迂譚不足以聳典刑之聽  
要之爲底者亦唯聽其底耳至於我明全史一  
事不揣妄臆機緣頗勝請爲畢其說古之作者  
自遷固而下莫克稱史雖繇文運高下如河之

遷要其見聞真洽之時或苦於作者之難遇至  
間世而得名筆又苦傳疑之闕畧安得如國策  
世本揚雄劉向諸書使鬚眉如画耶夫太史公  
之爲世家尚有抵牾踈畧之誚精神映抑抵掌  
如見不過高帝戰功以及元封之政耳然則雖  
聖人復起不能張空拳以應敵亦已明矣故雖  
歐陽之才其爲新唐書亦不勝於五代史何也  
五代近而唐遠也宋遭多故典則散遺故其爲



石民四集  
史煩蕪益甚亦明驗矣然所資見聞亦不過四  
種一曰國史二曰家乘三曰野史四曰故老之  
口實今我國家實錄之制雖中多失闕然其紕  
繆之甚不過 孝廟一朝耳他亦競競簡謹不  
敢大拂公情家乘碑版已行者既有此獻徵錄  
未行者尚有王弇州琬琰錄至其近世未備載  
在名流家集亦無甚遺失故老口實及今之時  
分事畱情遇賢識小亦猶可彷彿規摹補裁不

逮唯野史一事最穢最駁然金不類沙舍沙無  
金廣蒐精裁竊以未可緩也夫家乘失於諛裨  
官失於譏諛者既已裒譏者獨可廢耶不肖欲  
收葺諸家合爲全書以待異日之採風 世廟  
以前者已略得百種近日之書愈多其收葺愈  
無津岸使區區之見未甚違謬則弗憺枕中鴻  
寶以共襄快舉可乎至於全史之事重如千鈞  
然仲尼亦不過魯國一男子耳事在能者高臥



在民四一集  
玄棲已得勝具未應姑許它人也容數日中走  
面以悉

復韓求仲殿撰書

丙辰

違顏五載沉鴈三年非敢白外於左右實以淪  
落之餘面目可憎舉動多尤故屏絕人事希圖  
幸免第再刖之足猶不屑灑荆人之泣三黜未  
加已全無戀故鄉之息但以舍弟未立無以慰  
老母之茹蘖故北山雖近猶自逡巡今玄樞已

轉廣俊彙征仁兄竟禮之後坦途方軌騁俊馳  
宏使林薄之間隱然生色行且拭目竚之矣然  
千金之劍必淬以華陰之土土雖至微劍以待  
寶加淬之功亦復何止推得失之幾微稽舊章  
之損益究議論之根底測情曲之隱諦略浮張  
之輩敦深蘊之交滅風波之自塞乘謗之寶則  
大用有期前光失色驅兩賢而鞭兩忠豈足爲  
多若鬪競於已勝之場爭高於無益之地此近



石民四十集  
時之積習已敗之嗣鑑知仁兄不取也數年間  
闊一牘情長故不敢自居菲薄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五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六

與鄧遠游侍御書一 癸丑

與鄧遠游中丞書二 甲子

與張克雋太守書一 丁巳

與張克雋兵使書二 庚申

與張克雋憲使書三 辛未

與鬱儀宗侯書一 甲寅



石民四十集  
與鬱儀宗侯書二 甲寅

與鬱儀宗侯書三 庚申

卷第七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十九

與鄧遠遊侍御書一 癸丑

往者明公辱臨敝壤始樹東南之幟不肖儀猶  
困里塾間不測其深淺也及粗識文字稍稍從  
先生長者遊聞明公會稽吳門盤桓登眺不踰  
旬月而四方騷壇藝苑之客皆歸應如雲及斧



節按滇南吳楚之距彼且萬里而一二同好不難裹糧負笈以奔走諸君子者雅自高尚倔強獨後其身以從事於左右不肖又安測其故焉辛壬之際上書國門名園古剎之間碧紗籠中時露一二未得一巒不垂涎於九鼎躡衣山陸息攀陟於層峯鍛羽南歸一病半載僅從友人之口聞授梓之集且種種矣而道路遠隔流傳頗少殊覺孔壁汲冢相較猶易秋冬之際始從

叔夏得以卒業因思古人不信耳之說亦妄語耳儀不肖非敢侈口言詩者也然困躋山中窮日無事因仰懷今古實有慨焉但短翮不可以冲飛腐草不可以樹植故欲草著一論垂之後世以待能者今當吾世而有其人矣敢不畢其說夫詩之有古今也猶夫有宗支也三百篇祖也漢魏宗也皆百世而不遷六季庶長子也有唐嫡次也宋與元其支子也明其嫡而賢者也



夫祖宗之懿德當畢世以規摩若諸兄者第之所可先也奈何斤斤効則乎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我高皇掃清胡羶重開六氣功追三代則文化亦當協於商周三百之遺風不重見於今日豈不使劉季曹瞞笑人地下乎本朝諸君子才不讓於古人志獨同於元宋區區開元大曆驕侈千載之上則今之戴李推杜與魯之宗韓仰白者亦何異乎何也取程有高下命意

則一也此其罪開於何李而今之諸公不與焉然在今日則不肖又凜凜乎爲諸公懼也夫人以成時時亦以限人商隱居易生於神龍之際子安必簡成於元和之日未必不易地皆然也今苟不大爲創易則今之諸公不幸而生非其時後之來者將中分而割之必在吾世之諸公矣不肖請僭以喻其事洪武之際高劉諸子應會而生俊發華整報塞尚文之治然其氣骨未



離元季猶夫永徽之際尚染隋習迨乎何李庶  
幾沈宋降茲而還中原諸子皆稱王李則異日  
之濟南江左將彷彿乎子美青蓮濫觴之後風  
骨靡靡十年以來始有別開機調重飭風神如  
今之二三君子者然自此風不息必至於逞傷  
於怪刻傷於纖卽二三創始之士猶持其防而  
風流日下不至於祖法溫李刻畫郊島則不止  
也而易世之後持衡以鑒明不如唐必如摹本

之不如古人而次其時代分爲四則則今之君  
子其必上方蘇次比隨也明矣以今日而追踪  
有唐則韋之澹劉之曠豈不卓然千古而欲比  
古絜今使振弊刷污之君子反爲降格易體之  
罪人豈不悲哉興言及此不肖請畢其說不亦  
可乎夫文章與國運相通自古志之矣唐自貞  
元而後國祚不能再振故其詩趨格日下而不  
可復返今較之卜世使明之爲中始於今日雖



少永於唐亦僅比於漢我高皇之功不下唐  
虞征誅以來周遜其烈八百之運自當過之而  
我嗣今日猶在開元天寶之間使於今日洗曩  
者之宿習開後人之宗派語必本於性情篇必  
合於體格取風人之遺旨拾漢魏之風調拓材  
六季得伯子之豪華偕旨唐人效賢兄之丰采  
自創一代之音可爲百世之法使有唐君子避  
鋒讓銳則後之作者必以何李爲虞魏王李爲

盧駱而今之藝苑皆開元天寶之人歷數千古  
之詩必先明而後唐抑彼而揚此猗與盛哉茲  
言似迂然亦甚易天生才士亦以衆矣然必生  
一人以爲之領袖如獸之有獅蟻之有王彼皆  
不自喻其故而甘心畢力望風而從此皆天也  
今之藝苑亦皆能盡其才者矣使有創格外之  
見發寥廓之觀置其身於有唐之上畢心殫慮  
創成一家之言其不從風而靡所不信也豈特



他人之才哉其自用其才亦如是矣苟意無獨  
至則文亦隨時一旦發創作之願借彼之力以  
用於此不數年而業可成也上藉國運下倚羣  
材揮斥八極奔走今管此亦英雄之槩矣豈持  
區區文士乎哉不肖與明公生同其時使不効  
其一得之愚使明公之著作遠過古人而僅僅  
與之分席而坐割地而王不亦上負 高皇下  
負愚見近負明公遠負千古乎爲此者必才志

時兼之者也不肖得一焉安敢自匿而坐失哉  
苟不至於迂謬願垂擇而存之明公其深長思  
焉寧止是乎不肖持言其槩耳擬欲親至建武  
罄衷曲於左右而少遭多故患難日深視渡長  
江不啻天塹因叔夏之歸草率附陳并寄二詩  
以寫我懷仰唯達者鑒於形骸之外而已

與鄧遠遊中丞書二

甲子

往者明公在滇南恨不同亾友范東生萬里負



笈及明公在南州水相洄也不能買一棹昨過  
潞河以大檣之過發望而不敢趨今之自津來  
也又以訛傳大舉恐王者疑爲避險難不敢迂  
兩日之道四抱悒悒遂一紀餘矣人生幾何言  
念雪涕男子所恨於天下萬世不得一知已之  
言耳今棄孱命抱空膽欲以使靡靡忽忽之世  
知君父之恩不以踈密崇卑間也亦太迂矣世  
無亮之者初以爲乘時賈一官繼見其堅志不

就則以爲捨小圖大向福清公會教及山中  
曰高陽公極知子欲用子而恐不滿子之志竊  
妄答之曰必欲滿儀之志而又必如天下人之  
所謂儀之志則相公之地位高陽之科名皆分  
內事也天下賢者大率如此何況庸庸者乎今  
日得明庭一席以進則爭勝名場鵬路方遠退  
亦息機泉石鷗席無爭而獨急急於雪恥除兇  
之事至破產捐身有所不顧亦誠可嘆矣往者



關門曰以退守爲策儀實發痛論以爲當共圖  
進取之謀此議自袁山石而外無一人助之者  
甚至朝論有謂儀以進取之說悞樞相今此議  
決矣然所以進之資實不滿書生之志古之成  
大功者必不能盡滿書生之志然盡不滿書生  
之志而可以有成恐亦無幾也秣勵在數月間  
觀數月之精神而成敗瞭然矣不俟決機於海  
山之間也雖然謀雖不効而居謀之職敗則死

之儀聞教於君子矣敢負明公知己之言哉但  
成敗之機關於宗社者大耳西虜跳梁而制勝  
之術極簡蓋我能禦侮則彼必不忍輕敗欵此  
書生揣摩自謂不失明公得其精一斥積萎之  
源而虜已破膽矣薊門千里儀固知高枕也所  
募兵艦大半尚阻凍津門樞輔欲使不食而耐  
寒儀將復往此事易乎難乎可發明公一感也

與張克雋太守書一

丁巳



昨秋歸以它急取道石封山中遂不及過珂里  
耿耿之懷如一日也政成民阜皆足陶寫文章  
三楚之際才如雲士如羣以張先生臨之如飛  
籥歸壑耳張先生生平傾身下士故士爭歸之  
特以二十年制科浮湛一冷署故止以口舌作  
領袖今儼然一名諸侯矣豈無如承叔之於魏  
公子瞻之於安道者不肖雖側伏亦張先生所  
辱而傾身者也幸有以教之張羅之畋不期而  
聲和者其樂同也張先生無怪若儀途愈窮家  
愈落交遊愈星散然如近一載來亦能愈知其  
往學之非雖不能湛精而神合邀道而術符然  
智生於沉悔生於寂時輾然自喜若每間三日  
可自成師第亦復戚然自危若古人之未卽許  
也時方急舉業取甲乙騁華途不敢侈口道此  
以爲知己憂故不復錄寄然有如此胸懷不向  
知己又誰道也



與張克嶺兵使書二 庚申

台宥有靈得僭武陵餘澤潤色丘阜但楚材方  
張而敝邑之賦不足以當十一負責休之盛意  
辜人文之雅懷將奈之何雖然儀世典文章孤  
孱寡陋中道自失幸辱教於大君子得徜徉恣  
獵自放於立言之圃然仕隱未裁綜述作輟遠  
媿先人近慙作者幾欲絕跡溪山終茲遺緒顧  
世荷國恩時方多故心同藏拙跡類卷懷反側

未安濡遲待世今試於有司十五年矣而終不  
見收是愚鄙之資不足以補救危殆多賢之世  
不待一士之匡亦可見矣故自昨秋以來決志  
肥遁以生平所學之兵家合爲一書名曰武備  
志將板行於世以告來者以此酬恩以此謝世  
翩翩一竣悠然遠逝矣家在雲川頗擅溪山之  
勝生塋一區在武林黃雀山下竹樹茗薜嘉蔬  
名果冠於東南雖非吾有頗可僭適又漸營多



窟滿志丘樊於西子湖傍多識漁父將以泛乘  
小艇咲月傲烟使繁華當面千里猶以山水淺  
近復於西溪之內二十里構得龍門一洞行竹  
中二十刻始見此嶺攀危而上僅容雙足天半  
嶺窮復開闢與別起四峰自成小有於焉託足  
豈特桃源又以耳目有限遐想無窮欲周名岳  
先涉家山將登台宥一縱神明而幸有冥契不  
孤淵懷庶暢矣正欲走一介使奉迓旌鉞而使

者適行輒敢附託

與張克嵩憲使書三

辛未

主上龍飛之晉曾拿艇過訪不特青山之業宿  
簪歸命數年薄得欲以就正而主聖時平未  
可以青山久溷英雄亦欲稍聞出處乃交臂相  
失抱耿而去三四年來謬膺特眷旋掛彈章甫  
新將篆又中飛禍極諸公之意不殺之不止今  
遠戍萬里猶偕它端欲使爲若教之鬼嗟乎虜



存身四書集  
於仲冬望抵潞不肖又三日方出全此危城復  
迎虜焰追旣潰之衆保纍卵之關復城凡五馘  
賊六千區區自効亦可稍見 先帝又何難一  
死以平怒者之意耶今道出珂里而徽纏桎梏  
義不敢候客聊寄短詩以見此懷今死生未必  
文業難終苟有稍存尚望司命一言以當江州  
佛腹而已嗚咽無多及

與鬱儀宗侯書一

甲寅

僕嘗謂河間獻王謬得名耳其著述之傳於後  
世者蓋亦寡矣淮南王戮立半世僅得一書然  
俗材於賓客非皆出於腹笥僕嘗以兩漢以前  
易爲言以所宜洩者鮮也使淮南當此時不知  
更作何語唐宋二世文質彬彬然皆浮沉於布  
衣之中齊進退於黎庶非尸通侯之位受萬邑  
之祿上不干進取下不慮饑寒而能苦志墳典  
精心史籀者迨及本朝時襲好文宗藩賢者盡



肆力於文苑然皆剽竊餽飭以飾面目唯臞仙  
原始一書庶幾綜覽然非能窮天地之秘奪藝  
林之權如鬱儀足下僕之傾心久矣然未得盡  
讀足下之書也邇者得盡窺其槩然在往日讀  
足下一言以爲得足下矣今所見蓋廣益知不  
能以得足下足下自愛我 高皇帝投戈講藝  
釀洽文化二百年來未有能仰塞萬一者今乃  
屬於天潢篤生曾孫以貺 大君天無負 高

皇帝足下又無負天也僕上書不報旅游湖海  
世荷國恩欲借一片青山操不律以報 明主  
有志未逮也異日者浮大江登匡廬以少抒其  
澎湃齒翠之思出生平之一得以印證於足下  
足下其無遺也建武劉叔夏偉士也又爲足下  
所有僕今竊其半矣因其歸附一言以通縷縷  
拙稿聊附一二以呈記室并不腆之將聊當執  
雉未盡之言布於別楮



與鬱儀宗侯書二 甲寅

僕生平與士大夫遊然不辱士大夫知也而乃  
得一女子知女子知茅郎天卽妬之速奪之付  
黃土然天能制生人之命不能制文人之筆也  
悼亾之言已偏藝苑然不得足下一言終當爲  
天所咲寧爲所妬無爲所咲天卽妬足下之文  
然僕能咲天矣足下深易者也易之道語不盡  
言言不盡意雖然苟如是則聖人無易也足下

其無辭之魯哀之誅仲尼其言簡而盡言或以  
人傳人亦以言傳僕深有望焉小傳附上幸一  
寓目文以哀損人以文損足下其無視我文也  
臨風長跼

與鬱儀宗侯書三 庚申

數載不相聞然伊人之懷何日忘之知先生道  
日進著述日益富宗盟文獻於今備矣若元儀  
者雖疲精殫力而閒穆之品闕如大雅之響未



繼安在其學人哉然儀度之人苦不自知若元  
儀者使欲以清淨無爲之治佐天子之上理  
詰經闡道之述以揚前哲之休風雖剔骨洗腸  
亦有所不能矣或以七尺之軀付之疆場之上  
吐二百年久鬱之氣定五十年積養之寇則成  
敗利鈍非其所知而上不辱國下不辱身竊有  
志焉而未逮也國家一代之史未備人人欲爲  
之而才非難難與史通故度今之世終無能任

之者使儀謝絕他事崱精於此竊可不負然二  
者天下不我許儀亦幸天下之莫我許也今同  
仇之志日切於衷握拳撫几中夜而發魂夢之  
間與奴交鋒者屢矣而朝廷無意草莽大將非  
小兒可自求食乎欲卽入山了明史一事而世  
亂方作人臣三世八十年沐國之寵而又以文  
學經濟名其家先隱以爲人望朝廷又安在其  
養士耶故理十五年未理之故帙爲了當武備



志一書身雖不用而欲以其言紓國家之禍救蒼生之命支分條貫詳在序中故以其稿奉覽別有小序不及詳錄也獨李筌太白陰經苦無善本對較第廣收虎鈴經十數本始較一善本而太白無第二本遂漫漶不可讀度鄴駕必有之特不遠千里而請或并問之聖學家多多益善到此三日仍命蒼頭齋還不慮無副本也先生畱心斯世久矣儀他不敢請上而宗藩之賢

如汝愚之倫下至屠販中有宏資巨抱以至一技之長可以備夾袋中用者幸不吝指教儀雖賤今年遼事苟不可爲儀又安敢賤哉王臣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六

終

